

贾平凹自选集

中篇小说卷

佛关

作家出版社

I 241.2
607

贾平凹自选集

4 中篇小说卷

佛 关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佛 关

作者：贾平凹

责任编辑：潘 峰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61 千

印张：11.75

插页：7

印数：33, 711—45, 710 册

版次：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第 3 次印刷

ISBN 7-5063-0568-2/I·567 (平)

定价：9.30 元 (平)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四十岁说（代总序）

无论中国的文学怎样伟大或者幼稚，事实是我们就在其中，且认真地工作着，已经不止一次，十次八次，说过许多追求和反省，回过头来都觉得很坏。作家实在是一种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窗外的空地上有织网套的，斜斜地背了木弓，一手拿木槌弹敲弓弦，在嗡嗡铮儿的音律里身子蛮有节奏地晃动，劳动既愉悦了别人，也愉悦了自己，事情就这么简单。如果说，作家职业是最易心灵自在，相反的，也最易导致做作——好作家和劣作家就这么分野了。——目下的现实里，甚多的人热衷于讲“世界”，讲到很玄乎的程度，如同四个字的“深入生活”，原本简单普通的话，没生活拿什么去写呀，但偏偏说得最后谁也不知道深入生活为何物了。还是不要竭力去塑造自己的庄严形象，将一张脸面弄得很深沉，很沉重；人生若认作荒原上的一群羊，哲学家是上帝派下来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文坛是热闹场，尤其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期，贾母在大观

园里说过孙女们一个与一个都漂亮得分不清，在化妆品普遍被妇女青睐的今日，我们常常在街头惊叹美女如云。文学上的天才和小丑几乎无法分清，各种各样的创作和理论曾经撑得我们精疲力竭（一位农村的乡长对我说过，落实层层上级的指示，忙得他没有尿净一泡尿的时间，裤裆总是湿的）。忽然一想，许多的创作和理论，不是为着自己出头露面的欲望吗？它其实并没有自己大的志向，完整的体系，目的是各人在发表自己的文章而已，蝌蚪跟着鱼儿浪，浪得一条尾巴也没有了。

供我们生存的时空越来越小，古今的，中外的大智慧家的著作和言论，可以使我们寻到落脚的经纬点。要作为一个好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就是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这态度不仅是自己的，也表达了更多的人乃至人类的东西。作为人类应该是大致相通的。我们之所以看懂古人的作品，替古人流眼泪，之所以看得懂西方的作品，为他们的激动而激动，原因大概如此，近代的中国史上一句很著名的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而发展的在文学史上只能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说法，我觉得哪儿总有毛病发生。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要借鉴的，无论古人与洋人。中国的儒释道，扩而大之，中国的宗教、哲学与西方的宗教、哲学，若究竟起来，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问题是，有了一片阳光，还有阳光下各种各样的，或浓或淡，是雨是雪，高低急缓的云层，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形态和美学。这就要分析东西方人的思维了，水墨画和油画，戏曲和话剧，西医和中医。我们应该自觉地认识东方的重整体的感应和西方的实验分析，不是归一和混淆，而是努力独立和丰富，通过我们穿过云层，达到最

高的人类相通的境界中去。“越是民族越是世界”的言论，关键在这个“民族”的是不是通往人类最后相通的境界去。令人困惑的是理论界和创作界总有极端的思潮涌起，若不是以中国传统（实际上很大程度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一套为标准，就是以西方的作规则，合者便好，不合者便孬，制造了许多过眼烟云的作品，又是混乱了许多的创作不知所措。或许也偏颇了，我倒认作对于西方文学的技巧，不必自卑地去仿制，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的技巧也各有千秋。通往人类贯通的一种思考一种意识的境界，法门万千，我们在我们某一个法门口，世界于我们是平和而博大，万事万物皆那么和谐又充溢着生命活力，我们会灭绝所谓的绝对，等待思考的只是参照，只是尽力完满生命的需要。生命完满得愈好，通往大境界的法门之程愈短，如果是天才，有夙愿，必会修成正果，这就是大作家的产生。

在美国的张爱玲说过一句漂亮的话：人生是件华美的睡袍，里面长满虱子。人常常是尴尬地生存。我越来越在作品里使人物处于绝境，他们不免有些变态了，我认作不是一种灰色与消极，是对生存尴尬的反动、突破和超脱。走出激愤，多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来，幽默由此而生。爱情的故事里，写男人的自卑，对女人的神驭，乃至感应世界的繁杂的意象，这合于我的心境。现在的文学，热衷于写西方气质的男子汉，赏观中国的戏曲，为什么有一个“小生”呢，小生的装扮、言语，又为什么是那样，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呢？古尧的中国的味道如何写出，中国人的感受怎样表达出来，恐怕不仅是看作纯粹的形式既定，诚然也是中国思维下的形式，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他们成功，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

我是一个山地人，在中国的荒凉而瘠贫的西北部一隅，虽然做够了白日梦，那一种时时露出的村相，逼我无限悲凉，我可能不是一个政治性强的作家，或者说不善于表现政治性强的作家，我只有在作品中放诞一切，自在而为。艺术的感受是一种生活的趣味，也是人生态度，情操所致，我必须老老实实生活，不是存心去生活中获取素材，也不是弄到将自身艺术化，有阮籍气或贾岛气，只能有意无意地，生活的浸润感染，待提笔时自然而然地写出要写的东西。

还是寻出两句话吧，这是我四十岁里读到的，闷了许多日，再也不可能忘掉的话——

之一，是我跟一位禅师学禅，回来手书在书房的条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之二，夜读《八大山人画集》，忽见八大山人，字个山，画像下几行小字：“爨 $\odot$ 咦，个有个而立于 $一=三三\times$ 之间也，个无个而超于 $\times三三=一$ 之外也，个山个山，形上形下，圆中一点。”

目 次

四十岁说（代总序）	1
佛 关	1
废 都	68
火 纸	132
金 矿	157
冰 炭	195
古 堡	241

佛 关

1

兑子最后一次从这里走开是夜的子时，镇子里人睡灯熄，孕璜寺没有钟声。我前半夜无论如何睡不着，先是听屋梁上的老鼠磨牙，后来觉得身下发凉，凉气直往骨头里透，揭起席子，果然摸到了冰滑滑的一盘，抓起就从窗子扔出去。这是条双尾蛇，后来在院子的捶布石旁发现的。见到双尾蛇是要砸死的，但我没有砸死（我以为它已让我甩死了），以致倒霉的事一个接一个，这当然是后话了。当时该是公鸡要打啼的，公鸡未啼，狗也不叫，母鸡却鸣得很厉害，我按约就去了山根的黑松林里。兑子并没有先到，我等待她，奇异的事情就发生了：听见了蚯蚓在泥土中的呼吸，缓慢悠长，如表叔独坐时的叹息。有一颗露珠从松针上往下滑，嗤啦嗤啦地似乎很涩，终于极脆地跌下来，遂声大到五音齐发的轰动。一朵两朵，相继是彼此起伏的狼牙刺

花开放，唱着一种很美妙的歌。我惊奇在这个夜晚里我竟有这么好的听觉，以致于她还在踉着那一片黄麦苣草丛，我便知道她来了，那理头发的声音，提衣领的声音，手在胳膊弯抓着衣服搔痒的声音，以及脚下松果压扁声，头发甩起来又扑撒开的声，音响惊心动魄。而当我们面对面站着的时候，这声音却全消失了。我问兑子，我这耳朵怎么啦？兑子没有回答，只看着我，说：“你喝酒了！”她看着我，其实她什么也看不见，刹那间我明白她决定离开的时间在子夜压根儿是没有考虑到白天与黑夜。我喃喃着我是喝了酒，从下午一直喝到天黑，原企图麻醉一场，但酒淡如水，这恐怕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对酒的信赖了。我们沿着黑松林边的一个阴沟往山上走，山崖把月光割裂成一个大的三角，一靠近三角的边缘，似乎身子被割得疼痛。好容易到了那条小路，路很白，也瘦得可怜，且纠缠不清如绳子。绳子牵扯着我们上了山梁，孩子就哭了，静夜里声传得很远，越上得高越听着显。我在那里站住，她也停住，但立即又在前面走，不像一个瞎子，衣袂飘然宛若是鬼。我说兑子，她说嗯，你真的要走了？她默不作声，步子加快，几乎要飞起来。人都说她是花蝴蝶变的，我疑心她真是非人了。山梁下逆着河水是有一条官路的，她却选定山梁上的小路，亏这夜月亮也好，一直伴随着我们，我看着面前深幽如海的山峦，我不知道她怎么能走回家去，鼻子就发酸，眼泪扑扑簌簌落下来。当我坐在一个石板上，倒掉鞋壳里一粒磨破了脚心的石子，我说兑子呀我跟你一块走吧。她对着我，脸面极凶，骂了一句，我没有听清。

“你混蛋！”她又骂了一声。

“我混蛋？”我说。

“我是妇道人家，你也是雌的吗？”

“雌的？”

“最没出息的是走。”她说，“我看你是男子汉，我才把孩子托付了你。你连孩子都保护不了，还能保护我吗？”

我说：“孩子我能保护的！”

她说：“那你还跟我往哪儿走？！”

我无话以对，我们就站起来告辞了。

兑子说：“你记住，孩子是佛关的孩子！”

她说了，就走近我，伸出手来，亲切地在我头上脸上摸一把。她这是第一次摸我，多少年里，我放诞着暗恋，希望有一日我能触摸了她的肌肤，她这时是摸我了，我立即抓住了她的手。手是棉花一样柔软，越握越小。我说兑子兑子，浑身就颤栗起来，直到她为我拭擦眼泪的时候，我才清醒她已经在我怀里温热如个婴儿。

她说：“我们要分手了吗？”

我说：“是要分手了吗？”眼泪又流下来。

她说：“不要这样，魁。我知道你爱我，但我把最好的时光给了别人，现在我眼瞎了，我变成一个丑脸婆了。”

我说：“不，你不丑，你还是最美的人。”

她说：“这你骗我，我不美了，我是丑镇上最丑的人了。”

我说：“就是丑，丑能避邪呀！”

兑子格格地笑起来，柔软的身子在我的怀里起伏，我那时完全处于迷糊状态，至今想不起事情是如何起承转合地发展着，反正她什么也没反抗，当我进一寸时，她竟能退一丈，月光下她把衣服都剥了，我听见她说你来吧，魁，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在那个时刻，奇异的听觉又产生了，我听见了嚯嚯的风声，听见了风压倒蒿草而又在草窝里回旋揉搓声，听见了土壤里有

石槌打胡基声，听见了猫舔浆糊声，听见了老牛犁水田声，听见了似乎是狼虫虎豹牛鬼蛇神一起的狰狞声。上帝啊，无言的上帝！我激动地感念着，同时也怨恨这一天来得太晚，为什么竟在最后分离时幸运到来？毫不掩饰地说，在我兴奋之余，不止一次涌上一种犯罪的感觉，觉得对不住了表哥，但冥冥之中，又觉得我已不是我，或许我那时是表哥的替身。我祈祷上苍，我是表哥的替身，□□□□□（此处删去二十三字）后来我倒在那里没有一丝力气，瞧见兑子站起来，身子在月亮下美妙绝伦，而双腿上有了红的血迹，如花如霞，如染的太阳光辉。我吓得问怎么啦，她说我来那个了，用手去涂，亮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血手。

她说：“魁，我现在完全了结与佛关缘分了！”

我说：“兑子，我永远会记着你的，我一定还要找你回佛关的！”

她说：“今世再不会回来了。魁，我托你给孩子一个作念吧，你有纸吗？”

我有纸，纸是垫在帽子壳里防头油的。我取下来，她将手按在上边，纸上是一个血手印。手印的精细纵横纹线全印着，了了清晰。

她说：“孩子长大了，你告诉她，这是她母亲的手印。我画了多少人的手印，我只留下这一个手印。你躺着，我走了。”

她不让我起来，穿好衣服，系好鞋带，硬要我静静地看着她走远，走得无影无踪。

于是我看着她一身素白，衣袂袅袅而逝。至今回忆起来，她在欲逝未逝之际，是回过一次头来的，倏乎一片白光，只剩下那个白而空的月亮。我是一直在那里呆坐到天明，呆坐到太阳

一杆子高起来，当我要站起，才发现我是坐在山顶上的一块五月的将熟的麦田里。我们的分离使麦子倒伏了好大一片。我抓过一把麦来，看着已灌了浆的麦粒，突然觉悟每颗麦粒都是一个女性的生殖器！我发疯般地扑向路面，朝着深幽如海的山峦，叫着兑子兑子，一边用手在地上写她的名子。孕璜寺的住持说，叫名如念咒，书名如画符。对着太阳看着她的血手印，这一张兑子的人生命运图，我默默地祈祷着永远离开佛关的兑子，能安全行走。

2

从山林里返回，我不舒服极了，膝腿发软，虚汗淋淋，路也似乎在地震摇晃，或者是海绵，一脚踏下去陷一个坑儿，脚抬起来路又随脚而上，我感觉我要虚脱了，谁只要轻轻撞我一下就倒下去再也不会起来。脑子里便有了幻景：我这么倒下去二百年三百年，一切都腐化了，骨头一节一节散在那里，只有身子中间部位的那团毛还在，考古的人会捡起毛来，突然说，×毛！唾一口扔掉的。是的，我的那毛不干净，我也不干净。那一刻里，我安慰着自己是表哥的替身，但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越发使我有乱伦的犯罪感，更觉卑鄙。一步步走近佛关，一步比一步更艰难，更不舒服。有几次人走前去，又往后退，像是谁在后边拉，用手在屁股后摸摸，衣服完整，也没有长出尾巴，那身影正在一个树桩上，就知道影子挂在那里了。我终于明白我的不舒服是影子被树桩子牵扯得疼痛所致，慌忙紧跑，尽量躲开树丛地方，又恨天上的太阳太红。今日的事情奇怪得厉害，那一阵是惊心动魄的音响，现在又是影子生了感觉的困扰，这

一定是表哥在作祟。商州的山里，鬼可以作祟，神可以作祟，狼虫虎豹成了精作祟，人也作祟。表哥是不是已经死在大狱了呢，他的亡魂在一直监视我？还是表哥并没有死，而他的意念在千里之外发注于兑子，而产生了无比的能量来惩罚我？活人的作祟是最厉害的。我回到佛关，并没有去镇街，急急地就到河畔崖头的那座石塔下。塔在三年前一场雷雨中劈残了，黑黝黝的只剩一半如插立的剑，失去了往昔的庄严，却有骇人的威武。我数着第八层脱落了浮雕小佛的佛龕，爬上去，撕破了一张很完整的蛛网，取下了半截砖压着的小纸包。天呐，老鸦并没有叼了它去，也没有腐烂发臭，而完全风干了！这是表哥的尘根，当人们把他和兑子抓住的时候，巨大的仇恨，拳脚如雨地倾注在他的身上，后来就踢这尘根，表哥偏要双手去护，他越是护，人们越是恨，双手就被人抓起来，露出那垂头丧气的一条肉来，有人就用手指去那里一蘸，拉出一道白色的有着胶质的细线，骂道：你干了！你真是干了啊！人们又扑上去打，慌乱中尘根便被割断了，日地一声，掠过人们的头顶，又飞过了一个颓废的矮墙。我那时正站在人群的后边，我祝贺着表哥的又一次勇敢，内心深处也生了不少的嫉妒，我明白他掏出那么多钱在佛关改造校舍，目的全是为了讨好镇人，而一等将来与兑子成亲能堵了镇人的口。但表哥错了，镇人乐意接受他的办学和享受他请的那一顿丰盛异常的饭菜，却不肯他把兑子占为己有。镇人打他一顿，我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想去劝解，但镇人打他打到疯狂，我要前去阻止也是不可能了，当那尘根飞过墙头，我第一眼看清那不是一只鞋子，也不是兑子留给他的乳罩，我以为表哥这下是要死去了，就跑过矮墙去捡尘根。矮墙外正好是一个胡基壕，在掘土掘得乱七八糟的土坷垃窝里，我偷偷地把它捡

起来。表哥并没有死，流了好多血。我说：要出人命了，快往医院送！但偏在送医院的路上，警车就把表哥带走了。尘根要接续是没指望了，我是在夜里爬上石塔存放起来的。

这尘根儿风干得很小，像指头粗的一根牛肉干。它是死了，它曾经英雄一世，标志了一个男人的威风，它给表哥了人生最幸福的享受，也给表哥了最痛苦的折磨。表哥是死是活无法预料，即是活着也活得非男非女，非人非兽，表哥是彻底完蛋了。属于表哥的世界，也就是说表哥的这个世界是那么大，其实只是这么小。

我孤独地回到铁匠铺里。起火的炉台还在，但泥皮早已斑驳，一只硕大的母鼠正衔了一撮茅草钻进了炉膛，我知道鼠的家族里又将要添丁进口了。环视着这曾经住过表叔和表哥的地方，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揭开炕角那个磁瓮，舀了一葫芦瓢包谷酒要喝，猛地记起来昨日下午再不喝酒的誓言，就把葫芦瓢打翻，想往酒瓮里尿一泡永远断绝酒对我的诱惑，但我顺手却将牛肉干一样的尘根丢了进去。做这一突然举动连我也莫明其妙，立在那里笑了一下，脑子里却闪过数年前的一场事来。表哥在崖壁上跌下来，他浑身的关节疼得立不起身来，他就在一个月里喝完了这一瓮酒而好的，他的好是我和表叔都视为奇迹，直到他出走之后，我重新做酒，才发现瓮底里有一盘蛇的骨架。表哥是喝了钻进毒蛇而腐化的酒恢复了身子，这尘根丢在酒里还能显出早昔的英武，表哥若是活着真有意念，又能是尘根重新恢复在身吗？然后我就又想起现在不知还在路上如何行走的兑子，那山野的恶狼吃没吃她，那路上的石子绊倒没绊倒她？我一遍又一遍念诵着惠心住持教我的“唵吽唵嘛呢叭弥哈”的十字真言，招唤着佛关镇上那所有的佛窟里的佛尊能保佑这

两个人。当我长长地念诵之后，我无意中往酒瓮中瞧了一眼，我竟发现酒瓮中的尘根澎涨粗肿，似乎比在表哥身上精神勃发时还巨大！它原本是平沉于酒瓮底的，现在直立而起跃在瓮口，像一个竖起的萝卜，更准确地说像酒瓮里长出了一颗硕大异常的平头蘑菇！我放声大哭了。

3

七年前，我还是地道的西安城里人，我只知道我的表叔住在商州的山里，但并不知道商州的山地是个什么样子。表叔领着表哥曾经来过我家，带了许多洋芋和一篓包谷酒，我就是那时喝包谷酒喝上了瘾。我问过母亲：表哥的眼睛为什么那样大？母亲说，山里洋芋多，稀饭里都煮囫囵洋芋，吃的时候眼睛就得睁，久而久之睁大了。但表叔带来的洋芋，母亲总是切了丝儿炒菜吃，我恨我没有生在商州，眼睛才这么小，爹就不止一次地骂过我贱命。当我后来真正成了商州佛关人，回想起爹的骂，认了我来商州是一份机缘，是我的命运。在我十六岁那年，高中并没有上完，我与爹的矛盾日益加剧。爹是一个挣钱的能手，常常出去一月半月，回来就提那么一提兜钱票，然后当着母亲和我的面，捏了一沓啪啪地在桌沿上拍，乜斜的眼神里全是在说：老子怎么样，老子在养活你们哩！他于是在家的日子就是酗酒，或是红着眼睛数落母亲的脸黑，头发干涩不蓬松，小腹突出，臀部下垂，尤其是脚，大拇指凸一个难看的骨包。母亲开始在脸上搽许多粉，烫头发，翘翘翘起穿尖头皮鞋走路。但爹越发厌烦母亲，竟长期不回来。我知道爹是在旅馆里包了一间房子，供养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母亲常让我去找

爹要钱，我就去敲他的那些朋友的家，那里总是烟雾腾腾的麻将场，爹或许在，或许不在，我就又往那个旅馆跑，门卫每每一看见我就用身子挡在门口，大声喊我爹说：“警察来了！”我讨厌父亲，讨厌不敢与父亲离婚的母亲，讨厌西安。我在某一个夜里下定决心要离开，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独立了，虽然我不知道离开后能不能挣钱养活自己，可我毅然搭车长行了半个关中平原，长途汽车到达秦岭的山口，我打问着佛关镇的地方，终于找到了表叔。

这是关中平原和商州的交接点，原是一条古栈道上的驿站，车路沿着秦岭北坡向东绕去，而逆了那条满是大且白得生硬的石头的河向里漫行，越过了韩家坪、张家界、蓝桥关、宋家洼，到达西峪山顶，下行七个盘道，就是佛关镇。说是镇子，其实还是一个小小山寨，四周都是连匝的山，有三个崖突出过来，像一个平面的三个齿的轮，屋舍就在每一个齿的两边繁衍。三个齿崖下流三道水，于镇前汇一个清幽幽的潭然后往东流去，三片房舍皆以九道木板桥、铁索桥、石拱桥连接。我站在东边三桥头上打问表叔，有人指桥头下街石铺的土场上坐着的一个老头，他果然是表叔。我叫：表叔！表叔看看我，又扭过头去看脚前卧着的一个母猪。母猪有十八个奶，阳光下卧着如死着。我知道表叔没有注意到我，又叫一声表叔，他这下定睛地看我了，没牙的嘴皱如婴儿屁眼，立即就走过来。“这不是魁吗？”他喜欢地说，“你怎么寻得着这地方？！”表叔拔下后腰带上的旱烟锅擦了擦烟锅嘴儿递过来，又意识到我不会吃烟，再别回后腰带上说快到家去，说罢就前边走。表叔还是那急性子，步如雀跃。我母亲常叹息，表叔一生困苦，全是他的走相不好所致。我追不上表叔，他走得远了，立下就等我，等我走近了，他又小跑